



滴血的皇冠

李准

著

而绝对权力的绝对欲望又

岂止是「过度」？它是永无止境的。以史实为依据，描述和解剖这种绝对权力和它所派生的绝对诱惑，是本书展开论述的应有的逻辑起点。

为什么那么多人做帝王梦？因为凭借对绝对权力的占有，做帝王就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美梦成真。意味着个人利益、欲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阻碍和抗拒的是一种绝对诱惑。而绝对权力的绝对欲望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滴血的

皇冠

李准

著

[illegibl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滴血的皇冠/李准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691-2

I. ①滴… II. ①李… III. ①帝王—人物研究—世界 IV. ①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6831 号

责任编辑 常雪莲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2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页 3

版 次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691-2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前言 从帝王思想的阴魂不散说起·····	1
----------------------	---

第一章 绝对权力绝对诱惑，

王权打开了欲望的潘多拉魔盒·····	1
一、权力是一柄两刃剑，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诱惑·····	1
二、帝王的绝对权力会召唤出人们心中的魔鬼欲望·····	6
三、绝对诱惑绝对争夺，导致了无数帝王的生命悲剧·····	30

第二章 绝对权力绝对风险，

做帝王是一种高危职业·····	34
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来是专指帝王命运的凶险·····	34
二、中国历史上帝王非正常死亡状况之检视·····	38
三、世界历史上帝王非正常死亡的浏览性检视·····	47

第三章 绝对权力斩断人伦亲情，

王位之争把血缘至亲变为血拼死敌·····	63
一、权力欲斩断亲情树，父与子为争王位而拔刀血拼·····	63
二、共枕眠变成了同床异梦，夫妻情淹没在谋杀的血泊中·····	79

三、对血亲拼杀的认识迷误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92
第四章 绝对权力诱发绝对背叛，	
奴仆和卫兵们谋杀了多少帝王·····	97
一、宦官杀皇帝，最恭顺的奴仆原来是最危险的杀手·····	97
二、奴仆、内侍杀帝王，绝对奴役必然引来绝对报复·····	106
三、皇家卫队官兵杀帝王，忠诚保卫者变成帝王性命的 终结者·····	116
第五章 政敌和复仇者都会变成刺客，	
暗藏的刺杀令帝王防不胜防·····	131
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暗藏的刺杀总是那样的 出人意料·····	132
二、各种庆典、仪式、酒宴和狂欢，正是刺客们刺杀帝 王的绝佳时机·····	147
三、刺杀方式、刺杀心理的极致化追求和中西比较的几 点感想·····	164
第六章 帝王喜欢战争，	
战争死神也最热衷于拥抱帝王·····	166
一、帝王临阵是运气和性命的豪赌，有多少帝王在战场 阵亡·····	167
二、战败自杀作为悲剧的另一种结局是破灭中的无奈还 是为维护死的尊严·····	190
三、当了俘虏又被杀死，是帝王在战争中的双重悲剧·····	195
第七章 依仗绝对权力纵情酒色，	
是加速死亡的生命高消费·····	208
一、越是狂饮无度，就越是会把金樽美酒变成穿肠的剑、	

刮骨的刀	209
二、色字头上一把刀,性霸权到头来会把温柔乡变成帝王 的葬身地	217
三、对帝王性霸权性质的认识和批判的几点再辨识	234
第八章 富贵无比却被饿死,	
幻想长生不老却死于吃“仙丹”中毒	237
一、帝王被饿死是绝对权力争夺的副产品,也是专制制度派 生的一个怪胎	237
二、帝王吃丹药死还前仆后继,是绝对权力绝对幻想之树结 出的苦果	249
三、儒家的现世说、道家的长生说和中国帝王沉迷于丹药的 文化土壤	267
第九章 非正常死亡方式的繁多、平均寿命的压缩	
和帝王临终的悲鸣	272
一、绝对权力所派生的帝王非正常死亡方式多得难以 胜数	273
二、非正常死亡率的居高不下必然要使帝王的平均寿 命受到压缩	285
三、帝王惨死前的悲鸣和历史留下的叩问	296
第十章 从中外帝王非正常死亡	
看绝对权力与人性的互相塑造及其他	301
一、先天的抽象的永恒的人性并不存在,人性只能在后 天的社会实践中生成和发展	301
二、作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对权力的占有、争 夺与人性的互相塑造常常会走向极致化	316

三、严防绝对权力的滋生和复活,对各层次国家权力实行有效监管,是导引人性沿着健康方向生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341
---	-----

第一章 绝对权力绝对诱惑, 王权打开了欲望的潘多拉魔盒

在中外历史上,皇帝和国王高居于整个社会结构的顶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掌握着最高层的绝对权力。

为什么那么多人做帝王梦?因为凭借对绝对权力的占有,做帝王就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美梦成真,意味着个人利益、欲望、意志实现的最大化。

人生在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在各种诱惑中,帝王最高绝对权力的诱惑是最为巨大和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诱惑几乎是难以阻挡和抗拒的,堪称是一种绝对诱惑。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度的权力欲望使天使堕落。”而绝对权力的绝对欲望又岂止是“过度”?它是永无止境的。

以史实为依据,描述和解剖这种绝对权力和它所派生的绝对诱惑,是本书展开论述应有的逻辑起点。

一、权力是一柄两刃剑,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诱惑

有国家就要有国家权力。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运转的工具,执政者的权力是一柄两刃剑。执政者没有政令权,就无法行政;权力不集中,办事就要扯皮,效率低。但掌权者可以用它来建功立业、造福国家,也可以用它来满足私欲、作威作福。请看在平等、民主、法制喊得越来越响的当代国家,在法律对权力的监管越来越严密的条件下,不仅贪官污吏、权力寻租现象还那样层出不

穷,而且总统、首相权力腐败的丑闻也还时有所见,又何况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其他专制社会呢?说权力是一种春药的比喻,正是对权力两重性深刻而又有普遍意义的形象概括。

属国家权力范畴的权力越是层次高,越是集中和专制,这种两刃剑的性质也越是鲜明和巨大。集中和专制到成为绝对权力,它就成了发酵各种恶性欲望的潘多拉魔盒。

当然,任何权力包括独裁权力的行使都要受到历史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绝对权力指的是:在行政程序上,在法律规定上,乃至在其他的政治规章上,权力的运用不受制约和监督,或虽有一些制约条文,但在实际上,掌权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欲望和意志去行使权力。我以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其他专制社会条件下,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和皇帝的权力,就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至少是带有绝对权力的性质。当然,一个当了帝王的人能否完全按个人的意志和欲望去使用最高的绝对权力,这还要看他的能力如何。但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帝王之位确实赋予了做帝王者用绝对权力实现个人绝对欲望的可能。

这样的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力的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其他多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先看中国历史上的说法。在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代,末代君王夏桀就把自己比作天上的太阳。当大臣关龙逢告诫他荒淫会亡国时,他竟理直气壮地大叫:“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到周代,《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诗经·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意思是说,周文王是应上天之命来统治大周的。周王都自称“天子”。还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说天下的土地和臣民都是属于天子(国王)一人的。按照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国王的权力自然是任何人不能制约的。《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秦始皇举行亲政大典时,传国玉玺上刻的就是“受命于天”。他统一天下后更宣布“命为制,令为诏”,“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度,皇帝的话就是命令,一切由皇帝一个说了算。到汉代,班固说“皇者,天人之总称”,《白虎通义》说皇帝“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从观念上理论上进一步强化了皇帝权威和权力的绝对性。直到1908年8月,在立宪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廷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还强调“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表”,规定皇位世袭,皇帝独享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军事指挥和外交支配权。中国古代东方为上,五岳之中,东岳泰山“五岳独尊”,离天最近,为加强自己权力的神圣性绝对性,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都多次到泰山封禅,以与“天”对话来炫耀自己权力的至高无上。秦二世胡亥、东汉光武帝刘秀、汉章帝刘炟、汉安帝刘祜、隋文帝杨坚、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宋真宗赵恒、清康熙帝玄烨、清乾隆帝弘历等也都想用泰山封禅的办法强化自己的绝对权力。武则天不登泰山登嵩山,大搞祭祀,大宴群臣,封嵩山为中岳,建庙向佛,同样是要宣示她是“天”的代言人。

外国历史上又如何看待王权的权威性呢?请看,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一出现国王,人们就视国王为神的化身。第五王朝(前25—24世纪)之后仍把国王称为“拉之子”,即太阳神拉神之子:国王的话就是法律,一切最高权力皆归国王,王权是“像拉在空中一样持久的王权”“神圣的王权”。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杰出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是“众神之王”,《汉谟拉比法典》的前言也说他“像太阳神照耀着黑暗笼罩下的人们,给大地带来光明”。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国王居鲁士大帝说:“我是居鲁士,宇宙的王,伟大

的王……这个王国的政府是恩利尔神和那布神所喜爱的，他们期望（我）把它统治得令他们称心满意。”这同样是一种君权神授的宣言，说得更加张狂。在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自称是“天爱王”（即“诸神的宠爱者”），《摩奴法论》说国王是“具有人形的伟大神明”。在古代日本，天皇被视为天照大神的“应身”。17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说：“王权是上帝授予的，国王是上帝派来统治人民的。国王既受命于上帝，则其不受地上法律的限制，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国王是法律的创造者，而非法律创造国王。”16世纪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说得更干脆：“国王的权力不受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限制。”16世纪下半叶，法国政论家让·博丹也说：国家主权是“国家中最高的、绝对的、永远位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权力”，而君主就是这种主权的拥有者，“拥有主权的人除了不朽的上帝之外，是无需向任何人负责的。”17世纪初，英国王室还宣称“国王不受世界上任何最高司法机关的审判”。换言之，国王和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直到1889年，日本明治天皇“钦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还再次宣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权限至高无上！所以，卢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总想使自己成为绝对的”，“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能为所欲为”。18世纪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放言，她是“独揽无限权力”的。19世纪俄国杰出诗人普希金的《拿破仑在厄尔巴岛》曾这样描写作为皇帝的拿破仑的欲望和梦想：“曾几何时，人民战栗着/胆怯地把自由向我奉献/让光荣的旗帜向我低垂/周围硝烟弥漫，炮火轰鸣/荣誉在我头上盘旋、闪光/展开翅膀，庇护着我/战栗吧，高卢！欧洲！复仇啊，复仇/哭泣吧，你已大难临头，一切都将毁灭/到那时，普天之下皆成废墟/我就在坟墓上称王！”诗人用愤怒的诗句把帝王绝对权力的欲望膨胀批判得入木三分，令人过目难忘。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我要把中外历史上所有的国王和皇帝都统统加以否定。我不是一个见了国王就打、见了皇帝就骂的帝

王历史虚无主义者。其一,绝对权力的出现和使用也是人类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从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当一个国王和皇帝的个人欲望和主张特别是他的大政方针顺应了历史发展要求的时候,他的集权、专权的使用就会在客观上推动历史的前进,乃至建立彪炳史册的伟业。举例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三大盛世的几个皇帝自不待言,就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和最大的绝对权力的占有者秦始皇,他专横残暴、焚书坑儒、一次连杀进谏的廷臣 27 人,留下千载骂名,但他利用手中权力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车轨和度量衡,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很有光彩并影响深远的一笔;明太祖朱元璋把封建集权又向前推进一大截,但他利用皇帝的绝对权力惩办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客观上也是做了一件好事;明成祖朱棣也有很残忍的行为,但他用手中的绝对权力迁都北京、编《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同样是不可能被否定的。在世界历史上,公元前 4 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作为一个罕见的绝对权力操控者在征战中造成太多的杀戮,攻下忒拜、推罗等城市后放手屠城,实行恐怖政策,但他建立亚历山大等 20 多座城市和有力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则是为人们所称道的;十七十八世纪俄国的彼得大帝是运用沙皇权力中最铁腕的一个,包括在对外扩张中获得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和在涅瓦河畔建立彼得堡这个城市,有人称赞他是“用野蛮把俄罗斯赶进了文明”,因为他的强制改革有效地推动了俄罗斯的近代化;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集权统治中通过了“拿破仑法典”,其内容却是反映了新兴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凡此种种,无需再一一列举。其二,有些帝王对帝王职位赋予的绝对权力的危害有着一定程度的清醒认识和悔过之举,有意识地作一些预防和补救,因而减少了运用绝对权力的负面效应。比如中国的唐太宗李世民认真对待魏征的诤言,以“水可载舟,亦能覆舟”警示自己,汉武帝晚年追悔自己使用绝对权力的“狂悖”之

举,下“轮台之诏”“陈既往之悔”并下令“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他们都成为了了不起的帝王。又如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他为争夺掌握绝对权力的国王宝座的征服战争中杀死了总共99个兄弟姐妹,另外还有十几万人被杀死,但他在胜利中有所悔悟,还让人把他的忏悔刻在巨石上,以昭告天下。此后,他实行怜悯和非暴力政策,全力扶持佛教发展并把佛教推向世界,从而成为印度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君王。如果没有这些创业型、开拓性帝王叱咤风云的动人篇章,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的书写都要减色许多。另外,作为例外,也还确有极个别的帝王或出于维护其家天下统治的需要,或因受出世思想影响想过清静清闲的日子,抑或出于对驾驭和争夺绝对权力的恐惧,主动把帝王的位子让给别人。这些方面的道理,不难辩明,因为不是本书所要论述的重点,只能从略,不能一一展开评说。

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如何,在专制制度下绝对权力的危害性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人能逃出它的阴影。只要是想当帝王的人,即使是那些比较清醒的帝王乃至最智慧最伟大的帝王,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对于大多数的帝王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野心家和享乐至上主义者来说,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可谓正中下怀,是求之不得的,它召唤着人们心中的征服欲,发酵着人们心中的放纵欲,把人们心底的一切魔性欲望都召唤到战场上来。在绝对权力的诱惑下,人心中每一杂质都会被无限地放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具体考察帝王们如何使用绝对权力,分析绝对权力的弊端,不仅是探寻人性丰富内涵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观察帝王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

二、帝王的绝对权力会召唤出人们心中的魔鬼欲望

那么,绝对权力对于帝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诱惑?换言之,帝

王们在追逐和使用绝对权力中自我感受上能得到些什么样的特殊满足,而这些满足又是用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得到的?

还是让史实来说话:

(一)帝王凭借绝对权力统治国家,可以获得自我实现的最高满足,甚至产生一种帝王意志可以超越、践踏自然法则的主体感受。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一个人的欲望和需求有多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把个人意志变为现实的自我实现。那么对于帝王来说,凭借绝对权力把自己统治国家的意志变成现实应当是他自我实现的最高满足,这是其他任何社会职业和社会角色的人所不可能获得的。中外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执着和陶醉于这一点。公元前24世纪,记载古巴比伦阿卡德王朝立国之君萨尔贡一世的铭文就说“他使全国只有一张嘴巴”,这种感觉是帝王们独有的一种享受。凯撒在罗马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终结共和制的三巨头联合执政走向独裁的同时,也为罗马帝国的建立铺好了基石。莎士比亚的话剧《裘力斯·凯撒》精彩地描写了他奔向绝对权力时的状态和感受。剧中描写刺杀凯撒的策划者布鲁图说:“微贱往往是初期野心的阶梯,凭借着它一步步爬上了高处;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他的眼光仰望着云霄,瞧不起他从前所恃为凭藉的低下的阶段。凯撒何尝不会这样?”剧中凯撒的自我感受更是无限膨胀,“我是像北极星一样坚定,它的不可动摇的性质,在天宇中是无与伦比的”,“告诉你,凯撒是不会错的,他决定的事,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这就是占据绝对权力的巨大满足感和诱惑力。莎士比亚不愧是伟大的戏剧家,他比无数平庸的理论家史学家更能洞悉帝王的人格就是绝对权力的人格。

因为“朕即国家”(按:从古埃及第四王朝的国王齐阿普斯即胡夫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都说过这样的话),不受任何行政程序

和法律的约束,帝王的政令军令都言出令随,他的任何统治意志一旦说出就立刻会变成无数臣民的行动。包括像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帝国的帝王们不断地征战三大洲,秦始皇不惜人力物力修长城修咸阳到九原郡的直道,罗马皇帝提图斯用4万以色列战俘的血汗修罗马竞技场,隋炀帝修运河累死饿死100多万人,唐太宗以举国之力攻伐高丽,拿破仑率大军冒严寒攻入莫斯科,都可谓意志所向,为所欲为,不管成败是非如何,都过足了唯我独尊、一个人改变世界的瘾。请问,有几个人能抵抗住这样的诱惑?

尝惯了绝对权力的甜头,有的帝王不仅想用绝对权力扩张领土,还敢用绝对权力改造人种和血统: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在苏萨举行宴会庆祝占领波斯帝国,在宴会上,为了表明他是统治多民族的帝王,也为了把他心目中的马其顿人和波斯人这两个优秀种族混血为一个更优秀的种族,他下令80名将领和1万名士兵都娶当地的波斯女子为妻,并赠予嫁妆。他自己带头娶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女儿巴尔辛(亦名斯塔提拉),大将赫费斯提翁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另一名女儿德赖佩提斯,大将克拉特拉斯娶了大流士弟弟的女儿阿玛斯特莉妮,大将托勒密娶了阿塔巴扎斯的女儿阿塔卡玛,大将塞琉古娶了斯皮塔门斯的女儿阿帕玛。他的一声令下就在10000多人的范围内开始了改造人种的实验,发号施令者是什么感受,什么满足感能与之相比?还有的帝王使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强迫民众改变宗教信仰、改变宗教戒律: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武帝萧衍自己信佛后大赦天下死囚,又怕他们作恶,想出烧戒,以戒代刑。结果,烧戒成了佛教收入寺门徒的戒律。这是绝对权力与宗教关系中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欧洲帝王的做法则要粗暴得多:16世纪中叶,英格兰女王“血腥玛丽”强迫英格兰人重新信奉天主教,为达目的,她运用手中的绝对权力镇压新教徒叛乱,并在恢复天主教后用火刑处死300名新教徒以称自己的心意。与之成为对比的,稍后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支持宗教改革

运动,国会又宣布信奉天主教即为叛国,从1577年至1603年处死183名天主教徒以推行新教。显然,绝对权力延伸得越多,帝王们在主体意志上获得的满足也就越多。

还有更加荒谬而又可悲可笑的,18世纪的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按:彼得大帝的女儿)为了维护自己的“美丽”形象,居然依仗绝对权力强行破坏别的女性的美丽与尊严,绝不许任何宫廷贵妇和宫女比她长得和穿得更漂亮:美丽的纳里希金夫人因为身材和衣服都漂亮,每次出现都叫这位女皇生气。有一次出席宫中招待会,她小心翼翼地特意穿一件旧衣服到场,想不到这位女皇仍然气不打一处来,手持一把剪刀就冲了过来说“你这根锦饰带太艳丽、太刺眼”,一剪刀就把这根锦带剪掉!一位刚进宫的宫女长着一头漂亮的卷发,女皇一看也大发雷霆:“不许你长这样的秀发,卷曲得让我难受!”不但剪掉了宫女的秀发,还扯掉了她的一块头皮!女皇染发,染了后又觉得比原来更难看,一怒之下把头剃光,同时下令所有贵妇、宫女、宫中女仆必须在两天内全部把头发剃掉,戴上女皇统一配发的假发!在她眼中,绝对权力可以践踏一切,无所不能。

凭借绝对权力为所欲为地实现自我意志,获得最大满足,使许多帝王主体感受膨胀到了以为帝王意志、绝对权力可以无视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的荒唐地步。公元2世纪的罗马皇帝康茂德是个很有意味的例证:他的统治以残暴著称,曾经处决了元老院的许多著名元老,在为所欲为中陷入绝对权力自大狂的妄想,甚至将罗马改名为“康茂德亚纳”(即康茂德殖民地),还认为自己真的是大力神海格力斯转世,经常进入斗兽场参加与角斗士的决斗,感觉他就是天下无敌的角斗士。在有着人神同源文化传统的中国古代,这方面的记载也不少。如《史记·殷本纪》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竟然自欺欺人地侮辱天神,足见其

自我欲望特别是征服欲望到了何等地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他竟然以为凭绝对权力砍光了山上的树就可以止住风，利令智昏，在征服欲的满足中折射出绝对权力诱惑力的深入骨髓。至于野史稗官中记载的故事就更多了。比如，《唐诗纪事》《事物纪原》等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武则天改大唐为大周、称越古金轮神圣皇帝后，为召大臣陪她游上苑，在花尚未开的季节她竟题诗为敕令：“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第二天众花齐放，唯牡丹仙子遵守时令拒不开花，被她以“不识抬举”为由贬出长安！电影《秋翁遇仙记》就是根据上述记载拍摄的。这故事显然是后人编出来的，但它对武则天想使用绝对权力践踏自然法则以获得最高自我满足心态的揭示是入木三分的。怪不得唐代诗人卢仝也在诗中写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许先开花。”

（二）随心所欲地最大化地占有和挥霍天下的物质财富，在炫富、显示皇家气派中去满足走向疯狂的物欲和自我尊严感。

倾天下之良材、珍宝修皇（王）宫和皇家园林：秦始皇修阿房宫，不仅发闾左囚徒40万，而且砍光了四川山上的树。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描写“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袖冷，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资治通鉴》说隋炀帝修东都洛阳，“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隋书·食货志》说他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